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 题字:赵守阳

平凡人生

一灯一卷一“书生”

杨锡浪

每每从外地回盐城,只要路过扬州,不去扬州大学拜望一下德高望重的钱老先生,我的心里总会有些遗憾。

钱宗武,我市东台人,扬大古代文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博士生导师,研究《尚书》学40余载,著作等身,成果斐然,学界有“钱尚书”美称。钱老是我大学班主任朱老师的导师,15年前一个初冬之日,在朱老师的陪同下,回老家省亲的钱老来九龙口游览,我们便有缘相识。那年,钱老年近六旬,思维敏捷,严谨又不失幽默的言语中折射出他旧学修养深厚。冬日的九龙口,旷野天高,芦白蒿黄。随钱老冬游九龙口,有感于融融师生情谊,我写下《三代师生三代情》一文以记之。

钱老最早在东台县中教高中语文,1981年成为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研究生,师从章(大炎)黄(侃)衣钵传人、著名语言学家周秉钧先生。周先生学识渊博,在经学、文学、史学等领域皆有精深造诣,尤以《尚书》研究蜚声海内外。追随周秉钧先生的岁月里,钱老开始对博大精深的《尚书》产生浓厚兴趣,并将全部身心沉浸其中。兴趣归兴趣,真正把住屈辱磨牙的《尚书》啃下来是十分艰辛的。靠着

信念和毅力,他硬是将这门过去“人莫不习”的经学正统从学术边缘推向舞台中心。2020年,央视大型文化节目《典籍里的中国》启动,《尚书》为首部解读作品,钱老作为国际《尚书》学会会长受邀成为首席指导专家。

“学问须从困苦中来,徒恃智慧无益也。”这是太老师黄侃教育门生的训条,钱老始终铭记在心。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,才入门学习《尚书》时,总被先生要求抄写黄侃《白文十三经》等著作以练好基本功。抄书到深夜乃至鸡鸣始就寝,由于太投入,常会不知不觉融入书中,抄写《论语》,眼前就会浮现出孔子的神情举止,似乎看到他正和弟子们畅谈仁礼。“守少则固,力专则强。”人的精力十分有限,唯有“剪掉”那些不必要的“枝丫”,寂坐下来与有益之事“长相厮守”,方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。钱老专注《尚书》,以愚自处,从不纷乱心志,几乎舍弃所有业余爱好。常年久坐熬夜研究学问,僵了身板,硬了筋骨,有朋友劝他学打太极以舒筋活血,可是钱老总是分不出心思,最终只好作罢。

钱老非常崇尚“敬”字,认为这是人应有的生存态度与生命情感。他介绍,在《尚书》中,对“敬”的论述很多,开篇

《尧典》就讲述帝尧恭敬节俭,敬慎遵循天数,恭敬迎接日出。“上古先人敬天、敬事、敬人的故事,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。居处恭,执事敬,与人忠,任何时候,我们心里都要保持恭敬,办事笃实,毫不苟且,待人忠诚,决不欺骗。”今年初,根据工作安排,钱老受邀为我们做中华传统官德方面的讲座,我有幸负责联络、服务钱老的相关工作。钱老是资深教授,《尚书》研究大学问家,应付这样的讲座,自然是小菜一碟,但他是做事严谨的人,对讲稿十分苛刻较真,内容反复推敲,改了一遍又一遍。记得讲座前一夜,钱老先后在凌晨1点半、3点半和清晨6点三次联系我,发来PPT最新版,和我沟通相关细节。凡百事之成也,必在敬之。第二天,讲座现场座无虚席,百人小会场硬是多挤了十多位慕名而来的《尚书》学爱好者。讲台上,钱老以他特有的东台口音,旁征博引,把《尚书》中传统官德文化讲得深入浅出,精彩纷呈,赢得多次热烈的掌声。

这些年,盐城发展迅速,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,自然人文景观名声日盛。我多次建议钱老夫妇放松下来,尽可能放缓学术研究的节奏,压减一些讲学活动,多

安排点时间来老家走走,看看风景,颐养天年,但总是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成行。今年早春二月,钱老来盐城讲学,我自然不会放过机会,专门陪二老到盐城西乡走走。在蜜云垛,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模样。在射阳湖,我们凭吊古邗沟,考察臧陈旧址、陈琳故居遗址和九里一墩,穿过岁月时空,仿佛感受到这块厚重土地上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。到第三站九龙口已是傍晚时分,时隔15年再游故地,看到苍苍莽莽的芦荡风光,钱老仿佛被眼前美景触动了,马上吟诵《赤壁赋》:“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……”我估计,那一刻,他的眼前已然出现卓然独立的苏子瞻,宽袍大袖,长髯飘飘……吟诵结束,钱老似乎来了兴致,只见他健步走上垦田大堤,主动提出要拍张照。我立即打开手机,“咔嚓”一声,钱老与九龙口的合影定格了。

典籍如灯,照亮世人。如果说《尚书》这庞大的思想和文化宝库,正以如日之光照耀着我们,萌发生生不息的力量,那么,钱老以纯粹的心念探寻《尚书》中蕴含的奥秘,又何尝不是照亮这部伟大典籍的一盏灯呢!

心香一瓣

夜行

濮端华

儿时的记忆中,夜行是件让人害怕的事。一般情况下,小孩子是不会一个人夜行的,除非有大人陪着。正因为如此,独自夜行的记忆才格外深刻。

记得有一次,我从三叔家吃完晚饭回家,路程大约只有一里路,但中间要翻过一个河坎。三叔本打算送我,但我那时已有八九岁,总觉得自己能行,硬要着要一个人走。那晚的夜特别黑,走出三叔家,拐过一个路口,就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,整个人像掉进了一个大窟窿。我一下子紧张起来,只能摸着黑,一步一步探着往前走。翻过河坎的时候,突然听到河中间扑通一声,吓得我浑身连打几个冷战,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等走过一片麦地,远远看见了家里的灯光,这才慢慢平静下来。离家门口大约还有两百米,我就忍不住大声喊了两声“妈妈”,母亲应声从屋里跑出来迎我,嘴里一个劲责怪我不该一个人走。当母亲的手牵到我手的那一刻,温暖和踏实即充溢全身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匮乏,每月一次的晚间广场电影是老百姓唯一的期待,更是小孩子们翘首以盼的。有一次,我骑着父亲的自行车到离家五里来路的邻村去看电影。电影结束已是夜里十点多,我一个人骑行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。那晚的夜幕虽然没到“伸手不见五指”的程度,但也是黑蒙蒙的一片,寂静的农田里则笼罩着一种近乎肃穆的气息,不由得让我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。正当我加速往前赶的时候,自行车的链条恰恰出现了故障。真是怕啥来啥!我不得不下车,凭着手感,摸索着把链条按到齿轮上。为了给自己壮胆,我大声哼起了《酒神曲》:喝了咱的酒,一人敢走青杀口……到家的時候,上衣已经被汗水浸透,头上冒着热气。那是卖力骑行的热汗,还是夜行恐惧的冷汗,真的不得而知。

如今,生活在城市里,夜晚到处灯火闪烁,早就没有了独自夜行的体验。即便回到农村,交通的主干道上也都安装了路灯,只有一些乡间小路似乎还保留着一份静默。上次回老家,我特意挑了一个晚上,独自沿着河边的小道漫步,满心期待着能够找回小时候夜行的感觉。可毕竟环境和心境已大不同,夜行时那种“想躲又躲不开”的纠结和两难只能在记忆中回味了。

漫画



房屋租赁骗局 新华社发



桃枝双雏唱硕果

徐群振

往事如烟

五香茶干

王洪武

那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乡政府工作时,一天,供销社主任老董手拿一袋茶干到我办公室,说这是他们参加市春节食品展销会的新产品,让我品尝并帮助宣传宣传。

我说茶干有什么稀罕的,老董忙拿一块硬塞过来:“你尝尝,这是真正的五香茶干!” “真正的?!”我接过来一看,薄薄的块儿,圆润光滑,外表果然与普通茶干不一样。进嘴一尝,味道更是不同。它不仅香气纯正,咸淡适宜,而且细嚼既有鸡肉的绵软,又比鸡肉爽口,实在是佐餐的佳品。

五香茶干最初为战国时齐国的名产,由齐宣王命名。老董告诉我,他带来的茶干源自清朝同治年间盐城

秦南仓周顺茂酱园店,已失传多年。这是他们最近特地从秦南将周家一位后人请来开发出来的,仍取名“顺茂茶干”。其加工制作比一般茶干考究得多。

首先黄豆要选上等的并去掉皮壳。其次,在烧浆时,要用大火,一次煮沸,不掺凉水,上榨动作要敏捷,时间需40分钟左右,趁浆未冷时压好,所以茶干块有筋骨。再次,茶干上色加料前,要再煮一遍,并把黄水去掉,然后加香料,红白酱油,用文火慢慢煮四五个小时,达到浸透浸足,内外一色。该产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、氨基酸等,经常食用对人体有生津止渴、健胃固齿、顺气消胀的作用。

顺茂茶干在展销会上炮打响,被评为名优特产,我为它撰写的《盐阜一名品》也很快上了报。

那年春节,供销社的顺茂茶干可畅销呢,连供应本地都生产不过来,相邻乡镇还有一些人老远赶来“开后门”买去馈赠亲友,自豪得不得了!记得节后我去武汉开会还专门带上两袋,无聊时取一块嚼嚼,确实比吃糖果糕点解馋有趣。

可惜,这种五香茶干,供销社只生产几年便歇了。据说主要因制作比一般茶干多花成本、多烦神而利润又难以与一般茶干“同步向前”。

时下大众市场上卖的茶干,大都是“干豆腐块”。每每想起“顺茂茶干”,我不由发出感慨:多好啊,那真正诱人的五香茶干!

生活素描

多大个事

丁青柏

那是个夕阳西下的傍晚,我独自走在乡间小道上。前方,一群人围在一起,将小路堵得水泄不通,我也索性停下来。时间过去很久了,窄窄的乡间小道竟然也堵上长长的车队,于是,我挤上前去看个究竟:原来是两个中年男子因为极小的磕碰而争执不休。

高个子男子大声说道:“我好好地向前走,是你自己不小心撞上我,这能怪谁!”

另一个男子丝毫不让:“就这么一条小路,你一个人要走多大的地方,你像个螃蟹一样,横冲直撞,不撞上才怪呢。让别人怎么走?”

周围人议论纷纷,有的也加入了争吵,而更多的人则不约而同地说:“也没多大个事,大家互相谅解谅解,就不要再争了,妨碍交通呢!”

两男子听了,生气地盯着对方。这时,人群中走来一位约莫40岁的妇女,她站到两男子中间,对他们说:“人伤了没有?”

周围人说:“没有。” “是不是车坏了?”

两人回答:“是。” 中年妇女蹲下身子看了看,车子损伤并不大,便对他们说:“你们吵来吵去也没多大意思,都是这辈子再也遇不上几次的人,何必呢?既然人都没事,最多就是赔偿问题。看情况这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,大家各顾各就算了吧!”

周围人也异口同声:“你说得倒大方,那你赔?”

两男子几乎同时盯向中年妇女:“你赔?” 中年妇女没说什么,愣了一会儿,默默地从皮夹里拿出200元递给他们。两人各拿一百,各自掉头就走,嘴里还不停地咕咕着什么。

夕阳下的小道又恢复了畅通,大家在七嘴八舌中纷纷散开。

这一件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的事是我亲眼所见。不承想,我的家晚上也出现了这样的事情,老婆和岳父大人因为小事争得面红耳赤,互不相让,究其原因就因为一句话的事情。

其实呀,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绊绊,还是宽容一些好。

人间亲情

守着老家的父亲

陈法金

母亲去世后,父亲就独自生活在老屋里。我们兄弟仨曾商量将父亲接到城里,在三家轮流住。但在征求父亲意见时,父亲说,哪也不去,只想住在老屋里。我们也理解父亲的心情,老屋里装满了他的回忆,在父亲心中,老屋就是根,是他灵魂的归宿。

让我们放心的是,父亲虽然八十出头,但身体还算硬朗,一日三餐还能自我安排。我们兄弟仨相约,只要一有空就回老家陪老父亲聊聊天,吃吃饭。每天我们还从视频里,及时了解父亲的生活状况。每每看到视频里父亲忙碌的样子,我心里总是很宽慰。

父亲一生务农,熟悉农村四季变化,习惯农村的生活习俗。我堂兄说:“二爹一生习惯在田野里奔走,咋能受得了整天困在城里百十来平方米的套间里呢!那还不憋屈死了。住在老家自由自在,多好啊!”现在看来,没让父亲进城生活,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来说,都是明智之举。

母亲去世后,有一段时间,我从视频里发现,每次午餐或晚餐时,平时一向不喝酒

的父亲,都会偷偷地喝一杯酒。回家后,我问他:“您喝酒了?”父亲先一愣,然后笑着说:“晚上睡不着觉,喝一杯好睡觉哦!”听父亲说这话时,我眼睛湿润了。是啊!谁能理解父亲内心的孤独呢!

几十年来,父亲母亲相濡以沫,如影随形。现在母亲走了,父亲乍一个人生活,一时怎能适应呢!即使儿孙满堂,再好的陪伴也不如一起生活几十年的老伴。

承包地流转后,父亲将老屋周边的边角地收拾得清清爽爽。他在屋前靠近场边的地块里,种上番茄、辣椒。还将老屋东边和后面的杂物清理了,开垦出两块席子大的地块,屋东地种上黄瓜和长豆角,屋后地种上花生。还养了五六只鸡和一条土狗。每天他就围着三块地、鸡和狗转,或忙着浇水,或喂鸡喂狗,乐在其中。

看着父亲走路蹒跚的样子,我曾多次劝他不要再养鸡了,养鸡太麻烦,要喂水喂食,还要不时清扫鸡舍,进出鸡舍实在不方便。父亲说:“在家里也闲着,弄弄田地,养养鸡和狗,权当锻炼身体了,打打岔。”

老家的居民点上,一排十几户人家,只

有七八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家里住,且腿脚不便,不能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相互串门走动。我在乡村的道路上行走半天,也没遇到一个人,也很少看到有行人。老家的乡村十分安静,偶尔听到一两声鸡鸣犬吠。父亲好像挺享受这份宁静,专注于他的地、鸡和狗之间。

回家时,父亲偶尔会谈起村里哪位老人又去世了。唉!每次谈起这个话题时,我多少有些伤感。

和父亲闲聊时,父亲总是问:“唉!现在老家没有年轻人了,等我们这帮‘老骨桩’走了,老家还存在吗?”我一时无语。

最让父亲为难的,就是痛风发作,腿脚疼不能走路了。父亲十几年前就患上痛风,一旦饮食没有控制好,尿酸一高,痛风就会发作,且痛苦难忍。有时,他会打电话让三轮车夫送他去村诊所挂水。实在难忍时,父亲就打电话给在县城居住的大哥或二哥,让他们回家,带他去镇卫生院治疗。

每次从老家回来时,父亲还是像母亲在世时那样,为我们准备好鸡蛋或他种的

蔬菜。每次,他都叮嘱鸡蛋和蔬菜自己吃了。其实,我知道,他总是会下意识地为们准备好的。如果我们兄弟仨一起回去,他会每样准备三份。即使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回去,他也会为另外两家留着。父亲不想让我们觉得他偏袒谁,在他心里,三个儿子一样重。看着父亲高兴地忙这忙那,我们总是“心安理得”地接受他的劳动成果,让父亲觉得他对儿子来说,也是很有用的。

父亲独自生活在老家,从来不动不动怒,总是积极乐观地看待一切,平时想吃啥就买啥,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。每次回老家,他总是一大早就到小街上买好菜,准备好一切,帮着择菜或者烧火。他说,不想太麻烦我们,只想我们兄弟仨经常回老家看看。有一次,他很伤感地对我说道:“等我走了,你们兄弟仨还能这样聚聚吗?”我一时语塞。这也许就是家有老人的重大意义吧!

每当我想起在老家独自生活的父亲,心中难免涌起一丝愧疚与牵挂。我希望,父亲就这样一直快乐地忙碌着,幸福地生活在乡村的老家里。